乾初先生遺集

乾初先生文集目録

卷一 書一

與陸氷脩書
與韓子有書 以下己丑
上閔辰生先生書
寄祝二陶兄弟書
寄陸麗京書
與許芝田書 答書附
與朱岷左書 庚寅

與吳仲木書 壬辰
寄張眞夫劉伯繩兩兄書 以下癸巳
答查石丈書
致查靜生書
答陸麗京書
與吳仲木書
與老友董東隱書
與張元岵書
寄劉伯繩世兄書 以下甲午

復蕭山徐徹之書
復來成夫書
與蔡養吾書
復吳仲木書
卷二　書二
與吳仲木孝子書　以下乙未
寄劉伯繩書
寄吳仲木書
復吳裒仲書

答沈朗思書
遺祝鳳師兄弟書 以下丙申 二
答吳㝡仲書
寄吳㝡仲書
答宋成夫書
與吳㝡仲書
與戴一瞻書
答張眞夫長兄書
答張考夫書 以下丁酉

與吳裒仲書
寄吳裒仲書
與祝鳳師書
與祝鳳師書
寄劉伯繩書
寄劉伯繩書
與張考夫書
與沈朗思書

卷三 書三

與張考夫書 以下戊戌
與吳裒仲書
與沈朗思書
與來成夫書
答沈朗思書
寄蔡養吾書
與吳裒仲書
與祝鳳師書 以下己亥
復韓子有書

與張考夫書
與惲仲升書 以下壬寅
與張考夫書
與張石渠書 以下癸卯
復朱康流書
寄張考夫書
復張考夫書
復張考夫書 原書附
與劉子本書

卷四 書四 補遺

與祝開美書 三首

與吳仲木書 九首

與吳裒仲書 六首

寄韓子有書 丙戌 見兒叢

與黃太沖書 丁亥 黃書附 並見吳氏本

卷五 論

聖人可學而至論

死節論

養生送死論 二首 丙申
學者以治生爲本論 丙申
產論述
雒蜀論 戊戌
分三秦論
柳柳州論 戊戌
異端論
廣樂志論
子惑論

道俗論 二首

卷六 議一

使子弟出試議
出處同異議
新婦見議 壬辰
完壁議
喪賓議
孝子不送客議
黜佛事議

答冀兇不脫衰議
嶠固能守禮議
喪服妄議
爲人後而復歸者爲所後服議
爲人後者爲生母服議三首
卷七　議二
嫡庶喪服議
不用浮屠議
聖廟議

南北墳祭議
宗祠末議二首
撤主議
主皆南面議
四世祭議
忌祭配食議
士祭議
與祝鳳師論家廟議
草蔬飯客議見凡

卷八 記一
秋游記
春游記
董氏兩山莊記
困勉齋記
龍杖記 見吳氏本
卷九 記二
東溟寺異人記 見丕藁
獨山遺韻記 見丕藁

竹冠記
述夢記　見吳氏本
志喜篇
暮投鄗行素山居記　見吳氏本
再作湘冠記
賑變記　賑論附　見吳氏本
居楊橋記　見吳氏本上一則
義社告成漫記
佛山靈杖記　見吳氏本

彭觀民先生歸骨記 見吳氏本
耆亭記 見許譜

卷十 序

諸子省過録序 敢省過解附
臥艸序
會永安湖樓序
辭陳李雖序
别劉伯繩世兄序
送周子和歸山陰序

輯祝子遺書序
送謝浮弟北上序
同人詩草序 見尤藁
卷十一 說
蔡養吾二子名字說
試訟說
壽母說 見冠藁
自盜說 招詞附
老實說

私說
恕說
僕說
聾說
揣摩說
不信醫說 藥食鑒附
去氣說
古農說
卷十二 傳

老友許元五小傳 以下並見吳氏本
韻絃老人傳
祝子開美傳
我旋兄傳
婦王氏傳 婦喪約附
韓阜甫傳 韓子別傳附
祝古菴傳
查醉白傳
文學陳彬子子季雖合傳 季雖別傳附

黃山道士韓養元師弟傳
蔡養吾子傳蔡伯斐傳附
俞母徐碩人傳
鮑節婦傳見兌藁

卷十三　祭文一
祭祝開美文
祭許元五文
送許元五葬文
祭山陰劉先生文

祭山陰先生文
告山陰先生文見詩集
告先府君文
告先府君文
生日告先影文見元藁
哭表姪丁大赤文
祭婦文
為董女告阿母文見元藁
告捍沙廟土地文

公奠許元忠文
偕櫶姪祭徐季啓文
祭葉四母舅文
哭孫幼安文
哭吳子仲木文
祭吳仲木文
哭徐敬輿孝子文
卷十四　祭文二　墓誌銘
祭查母朱碩人文

祭查母朱碩人文

誄查母許碩人文

哭韓阜甫文

送祝開美塋管山祭文

哭吳子裒仲文

哭伯兄文

哭仲兄文

哭老友董立翁文

公奠董爾立文

哭鄔行素文
祭上壽祝伯母文
祭陸伯母裘太孺人文
龍山告先師友文
哭爰立姪文
哭長翁叔父文
悼錢厚菴文見四集
哭亡僕顧忠文
查氏石家漾三世合葬墓誌銘

卷十五 箴 銘 贊 頌 解 詞

引 揭 呈詞 附疏 答問

坐箴 見兄藁

龍杖銘 見吳氏本

界方銘 見石藁

自題小影 見詩集

藤如意頌 見詩集

眼鏡頌 見詩集

骨牌頌 見詩集

侮辱解
怨嬰詞 見詩集
弔哀詞 見詩集
茷茂堂次集小引 見光霽
投太府劉公揭
投當事揭
呈學請削籍詞 附
衆議建吳磊菴先生祠疏
金剛會閙

答龕化疑問
答有意問
卷十六 東帖
東同志 二首
粘花茂堂
示友帖
寄諸同志 五首
黏客座
東逝思叔 見兒藁

書示子強弟 見元藁
辭慶生帖 見元藁
辭族正帖 見元藁
書示仲兒 二首 後一首見元藁
書示兩兒
婦喪中示翼兒
示兒帖 二首
卷十七 書後 社約
書韓柳集後

書祝開美師門問答後 見祝子遺書

書周選古印譜後

書劬節朱母狀後 見吳氏本

書潘烈婦碑文後 見吳氏本

書山陰語抄後 見丞叢

書拓扇後 見丞叢

書朱正思卹約後

南湖瑤綸閣社約

南湖義社約

卷十八 雜著
符止人瘧自瘧 以下見吳氏本
不開戒而瘧發
陳先生
記夢
過舊居
襍記 二條
西路庵僧
記昔 四條

僮來魁

章瀛衆

書爾旋講師扇頭

書蔡伯喈便面　見元藁

書錢氏孤便面　見元藁

作八股之法

筮葬　見元藁

還葬　見元藁

親家　見元藁

吴茱萸 見元藁

乾初先生遺集卷一

海寧陳確著　　族九孫敬璋編校

書一

與陸冰脩書

兩浙賢豪無不嘖嘖誦冰脩之義然某竊掩耳不忍聞是言伏波誡子姪書不可不深省也某非忘情世道者然竊觀今日事埶自閉戶讀書而外他無可為者況吾兄斬然衰絰之中尤宜以先王之禮過自束縛不可不慎也大舜佐堯平天下只根柢一孝伊尹相湯以割正有夏只得力於一介不與

一介不取八字俗儒不知以爲吾學古人當學其大者遠者若夫一介不苟特硜硜小節耳不足學也不知伊尹一生事業單靠此八字做起辟如精于奕者彼無它長只是一著不差一着不差便是國手便無敵于天下堯之精一舜之執中即是此理此伊尹之所以善學堯舜也吾兄才高天下意氣如雲區區四公子不足比數竊恐世態甚薄人心至險一旦財盡權窮變生不測可爲寒心昔吾友祝開美蚤年慷慨好施役財如糞土交天下之士惟恐不及僕嘗以前言告之開美令然不以爲意後數年而大悔之謂弟言殊有至理某初

見不及此雖聖人復起不易子言竊恐弟今日之言未足以感動吾兄猶吾前之初告祝子者也夫居父喪而違禮老母在堂遺以煩憂殆非所以為孝也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然則兄今日之所為友非友也願且閉門謝客深思前過大養其有用之身待時而動毋浮動以貽所生憂幸甚吾兄非世俗士也故敢以非世俗之言進亦慎勿示世俗人惟裁之祕之

與韓子有書

順治六年己丑　公年四十六歲

六月中得錢聖月書知吾兄為破甑庵徵詩海內必有名作傑然可讀者恨弟未之見也弟固拙于詩比尤絕無此興今年課子弟作八股復覺八股之興勃然然亦太踈淡半歲以來不滿十篇所謂勃然者尚如此而況詩乎以此不能慰知己之望慙愧慙愧但破甑庵詩滿天下而相知如陳乾初獨不為作詩流傳後人亦自一段佳話也辱去歲之札得絕慾二字發深展吾兄近功兼惠及同年弟之意甚篤至今不忘但云絕慾者必猶有慾于中故絕也則是徒絕之以形而未

絕之以心苟徒絕之以形而未絕之以心則其不能絕也益甚若弟婦老醜而病去死人不遠雖與乾初時共衾席正自蕭然有旅舘風味無絕之形而有絕之實非真能絕慾也以无可欲故較仁兄不更進一籌乎喪亂以來一昏一嫁自以粗了人事可以優游終老不意又有一小頑兒只五六歲方謀上學看此等意思似未肯放鬆老頭皮也當亦是絕慾之效耳吾兄補闕事與絕慾正不相妨究日儻終負前言弟丈必不以相訶誚也放心放心承示欲爾前進所以與朽弟不同之義甚是弟亦深以為然而今年春欲爾忽奮然告退從

好而不從令作倆之罪弟復何辭但士各有志正不必相强此極是士之小節不足輕重孟夫子不云乎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要觀其進步若何耳如何如何弟近頗無善狀惟老母八十三歲視聽不減能日進郫酒二升兩兄皆六十外内鬚鬢皓然長侍老母驩讌小酣往往叙少時勤苦疊疊不休如闡異代事此深可樂也今冬擬作二木一以待病婦不時之需而弟之無病者大豈真有百年之壽耶此外更無他妄想濶久思一晤闡今春還過西湖何不一枉東隱尋對床之約耶晤對未有時豈勝翹注

上閔辰生先生書

某敬啓時從近思家叔處得悉吾師起居知福履康安極慰馳系某在門墻叢沐知愛而十年以來未嘗一通問候洎太先生師母之喪俱不獲匍匐一拜背負厚德長恨何言自吾師去後寧學中即有公舉奸生之舉會公道湮滅草草結局未及奉聞由今思之真是浮氣害道未足以云義憤也自是之後隨引咎自退無心進取變故以來意尤決絶但不欲造學具呈謂歲試不到將自除名繼值學㕓開支執必濫及未有絶意功名而猶口食公家之餼者遂不獲已具呈告退某

自老病失學分所應爾而舍姪輩及諸通家子後生有志者亦復紛紛告退此當別有所見議者不察或謂生為之偏實不然也生嘗語諸子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絕不足為名高要觀進步何如耳吾師以為然否邇來積惰廢業鹿鹿無可呈教謹錄得省過叙一篇附正望吾師細加披削仍付便人以開迷謬不勝幸甚吾師清風峻節夙昔所儀而松栢之姿經霜彌茂側聞輿誦寔切夢思雖敗夫野老自貴里來者未嘗不敬吾師之名誦吾師之德而嘆吾師之貧也夫道高而貴莫加焉心安而富莫加焉然則生之窶陋雖日鰓鰓為吾

師憂其貧而吾師則未嘗不有以自樂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日思造謁臺階快領仁誨而道路風波不敢出門瞻望之誠

以日為歲先附便足稍布候私臨書豈勝顒切

寄祝二陶兄弟書

頃有宗人過我問馭僕之法曰吾雖有羣僕而實孤立無忠我者奈何余曰君之僕則然矣敢問主人所以求忠之道奚若曰人日給米一升不為不厚矣曰人日給米一升不為不薄矣主人曰何謂也曰今獨米賤升米八厘而百物湧貴君知之乎曰知之曰以升米易柴幾何曰八觔耳以升米易油幾何曰一兩耳易豆腐幾何曰一觔耳易酒幾何曰淡者一升耳余曰既知之則君何以責僕之深也平情而言為富者之僕而日燒柴八觔喫豆腐一觔用油一兩飲淡酒一升未可以

云侈也而已去四日之糧矣將舉四者而盡去之可以不火食乎寒夏衣履之費安出乎而又一升之中以事出外則免支疾病不能供役則免支君之僕而曾從赤松子遊學辟穀法則可不然則雖使曾史為君之僕吾未見其能忠也宗人惝然自失曰是吾之過也請歸而益其食旣以言于宗人又欲獻之二陶兄弟日給升米之外須量益薪菜衣履之費使得稍展其手足此近來治家第一要義不可不急體恤者也凡相知家有可以進斯言者乞人錄一通示之尤推心及物之道幸毋忽視二陶志乎陶者也陶之言曰此亦人子也當

善遇之斯言良有深味既益其食然後嚴緝羣僕勿令生事則在彼必樂從而主威亦易振矣有得不敢不獻惟仁慈財擇

寄陸麗京書

夙企高懷思相酬對卒未能也出處之事人行其志不可以口舌爭有來問弟者輒不應再問曰子自籌之此外不更置一語闃須過寧城遇友人之出試者每相非詆意者仁有餘而知未足乎弟近痛戒同志謂一矜之棄何關名節力須勉之大道以無愧古賢弟適來荒落殊甚雖日用細微之事俛仰多慚德不加脩而年齒逾邁吾是以懼自責不暇而暇人之責乎願吾兄同此遠懷益務闇然之學凡酉泠同志皆以此告之或亦千慮一得之助也向非麗京弟必不敢與為是

言非麗京而爲是言猶之麗京諄諄向諸出試者而正言之

也必不入矣想當一笑受之也聞近來醫學大進然亦不可

不慎韓卓甫傳一冊附覽張尹來兄過每道兄雅愛使人夢

寐爲勞先此代面更圖晤言

善遇之斯言良有深味既益其食然後嚴緝羣僕勿令生事則在彼必樂從而主成亦易振矣有得不敢不獻惟仁慈財擇

寄陸麗京書

夙企高懷思相酬對卒未能也出處之事人行其志不可以口舌爭有來問弟者輒不應再問曰子自籌之此外不更置一語聞頃過寧城遇友人之出試者每相非詆意者仁有餘而知未足乎弟近痛戒同志謂一矜之棄何關名節力須勉之大道以無愧古賢弟適來荒落殊甚雖日用細微之事俛仰多慚德不加脩而年齒逾邁吾是以懼自責不暇而暇人之責乎顧吾兄同此遠懷益務闇然之學凡西泠同志皆以此告之或亦千慮一得之助也向非麗京弟必不敢與爲是

言非麗京而為是言猶之麗京諄諄向諸出試者而正言之也必不入矣想當一笑受之也聞近來醫學大進然亦不可不慎韓𨈆甫傳一冊附覽張尹來兄過每道兄雅愛使人夢寐為勞先此代面更圖晤言

師憂其貧而吾師則未嘗不有以自樂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日思造謁臺階快領仁誨而道路風波不敢出門瞻望之誠

以日為歲先附便足稍布候私臨書豈勝顒切

寄祝二陶兄弟書

頃有宗人過我問馭僕之法曰吾雖有羣僕而實孤立無忠我者奈何余曰君之僕則然矣敢問主人所以求忠之道奚若曰人日給米一升不為不厚矣曰人日給米一升不為不薄矣主人曰何謂也曰今獨米賤（升米八厘）而百物湧貴君知之乎曰知之曰以升米易柴幾何曰八觔耳以升米易油幾何曰一兩耳易豆腐幾何曰一觔耳易酒幾何曰淡者一升耳余曰既知之則君何以責僕之深也平情而言為富者之僕而日燒柴八觔喫豆腐一觔用油一兩飲淡酒一升未可以

云侈也而已去四日之糧矣將舉四者而盡去之可以不火食乎寒夏衣履之費安出乎而又一升之中以事出外則免支疾病不能供役則免支君之僕而曾從赤松子遊學辟穀法則可不然則雖使曾史為君之僕吾未見其能忠也宗人惝然自失曰是吾之過也請歸而益其食既以言于宗人又欲獻之二陶兄弟日給升米之外須量益薪菜衣履之費使得稍展其手足此近來治家第一要義不可不急體恤者也凡相知家有可以進斯言者乞人錄一通示之尤推心及物之道幸毋忽視二陶志乎陶者也陶之言曰此亦人子也當

與許芝田書 己丑

八月十八日曾一入山中與仁兄交臂而失之怏怏不已時兄翁體中微不快知旋即平復又歸心甚遽故不復趨涵也秋氣蒸蔚桂香漸酣山翁之樂如何如何石齋詩云桃花水記漁人棹桂樹香留明月山每誦此兩言輒神馳東陽翠薄間也近大辛欲爾與諸子為省過之集具約甚嚴後生志趣延爾故是為父兄第一樂境科名豈足道哉而仁兄與家伯氏兩得之豈非家學淵源之不可誣耶黃門先生世德之末艾惡可量也但諸子皆質美近道而虛氣未馴正賴賢父兄

鼓舞而玉成之毋折其方新而徐鞭其中惰則荊山之璞盡是連城矣弟以母老欲辭館歸養聞以定省之暇東從諸子遊樂觀新驥之氣棄策老駑之頑生平志願粗畢於此自去歲已固辭而主人苦留不放願與時違二載于此矣我勞如何仁兄優游山中正可時時課督以觀其成百年之計樹人殆謂此也望切望切大辛省過集叙極奇矯可觀又要弟作一篇頃病中亦老州書滿幅付去弟文遠不逮大辛而弟意正不在文章于過庭時甚索而正之大辛詩文奇逆之氣皴皴欲發其才正未可量昔坡老嘗極口譽諸子之文至謂海

外孤寂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其雝賞至于如此而今未見有傳文遺之耶抑本無其寔而藴子姑假借之以作其氣也今大辛之才如此而仁兄默然未聞有一辭之譽又時時督過不但不譽而已則所以期大辛於不朽者豈區區如坡老所云哉過古人遠矣頃歸家嘗問家伯兄東遊之期云須是桂花發乃往此當是二老科頭樹下對奕浮白時也

附答書　　許令瑜　元忠

相見時正下痢氣虛體憊不能與吾友快談若失者久之

後於東嶽一見元岵一語三日差堪償此歸復忽忽不樂
中夜遶堦除走不自知其何故豈吾有心病耶廿一日欲
爾姪孫傳示來教併叙言一篇讀竟乃躍然起古人有云
讀得意文字可以郄病此不獨文也令人提筆能言之士
車載斗量誰能從亞心中道得一字否省過錄極是聖賢
路上事省過錄叙乃字字指授墮坑落塹處令人寒毛倒
竪師乎師乎凡人百病不能死人一病乃至不起此一病
直從父母生下時便自帶來與他過活日久不但不以為
病反安樂之安且樂矣亦何知其為病而得治之乎治之

之法無過于讀書讀書而後知過此從染習中來此從先
天稟氣中來皆能歷歷自詳其故久之義理深入筋骨鍊雙
眼明病根自然拔去省過錄亦到處體認法向上人自不
可少而讀書更能使體認不錯蓋未省過時之過能自以
為過既省過後之過將不自以為過矣各趁一種道理做
去而其寔道理之誤與私慾之誤相去有不能以寸者乾
初各以一字道破諸子欲其因病下藥時而吾更從治病
下藥時進之以方非曰諸子於書有所未讀也然而讀書
之功若讀書之程遠讀書之心虛苟未能然亦在所省也

吾得因乾初之意而更益廣之今日不幸處此世界事業文章都無用處令之人有志氣能向上者胸中皆能自立見地不染惡趣期所生無忝如此可以寡過矣然而壯夫心事志士熱腸古人所稱不虛六尺者安在吾身上擔子放在何所未可謂身閒志曠到底不講也吾嘗謂今日極閒時節乃有志人極忙時節而徽觀令人六時虛擲子曰盡拋其賢乃寄意於俳諧殺調風雲月露之閒口不談六藝之科學不循八股之業曰吾所無用之全副精神忽爾委頓一旦雲蒸龍變以其時則可矣何以應之過矣經生

舉業今日周孔復起不能不向此中進步秀才家謂八股為敲門磚每獻之賊之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不將八股敲門欲將紅頭白刃敲門哉過矣過矣吾又謂我明養兵無法因循日久無計以復漢唐之舊文章日敝社餧孔熾無力以削名士之習得此一番混沌皆可藉以復古闇當揣摩圖效所知而身已老不能忍死以望太平後生可畏將必屬之人有恒言閒裏辦來忙裏用諸子將无意哉至於奔兒近詣覺似小進觀其用意亦似向上一邊吾友過而與之亦不為無見而如前所云正恐倏忽之

意未除不欲敲門焉則可門之中諸忠臣賢相如吾鄉先輩忠肅文成諸公不欲取法焉則可然而不取法焉則文過矣吾是以一無可詞將以抑而進之而未能也以告吾友冀吾友呼而告之併以告諸子以志吾屬望之殷可乎韓退之為高閑上人作叙許其為心泊然無所起于世淡然無所嗜浮屠氏得此又何求迺不亟與之而更危之恐其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令以裔兒視此豈不然乎今以諸子視此固萬萬無此而既有省將不為省中之一事也乎故竊因吾友之旨而益廣其說

與朱岷左書 順治七年庚寅公年四十七歲

弟近來深戒妄言獨於醉白之事不能已已弟亦不解何故（原本作弟亦不能自解）別後又反覆思之思之不已寢食若失家人見而怪之雖陳子亦竊自恠也曰吾豈有狂病乎彼父母者安之矣兄弟者安之矣親戚者安之矣吾獨何哉反覆不能自安非病而何處今之世為今之人從俗而已矣逐利而已矣何知父子何知兄弟何知親戚友朋而吾獨為此迂重不可復之言真病狂之人矣豈惟陳子彼古之所謂孔孟皆病狂之人而已矣秋夜無寐草得查醉白傳一篇盡是病狂之言

童子恠而書之用寄左右以發達者一笑也

與吳仲木書 順治九年壬辰公年四十九歲

諸兄不以弟衰廢收之白社枕濤諸子皆勸弟無出弟竊不自知止強顔出赴而愚頑之性終不能化一會再會無過衎衎醉飽絶未有以受諸君子之益深自悔恨此後便當閉閣思過不敢復赴社集以終枕濤之志俟弟稍有進益當更出正有道耳前於麗兄前已畧言之敢先布之執事使他日不以貧約獲罪幸甚幸甚吾兄鄙外馳一作飾之學深求獨體最是山陰先生第一要義而力行工夫自不可闕譬操舟家一味研窮體理不輕下筆終是眼高手生鮮能入彀力行之功

莫先改過吾人日用過失最多自聖人且不能免何但後學
細心體察當自知之知之即改改而不已功夫純熟漸不費
力聖賢學問端不越此若明知是過而不即改曰此特枉外
者不須亟亟吾當求之獨體此自欺欺人不可之大者也知
過之心即是獨體知而不改便為有體無用非真體矣又於
此外求獨何翅千里亦如作文愈改愈穩雖一字之疵不輕
放過方能入妙吾兄於此道甚深當不以弟言為甚繆也相
知中可與言此者絕少惟兄勇于進學又辱繆愛略有所見
不敢不以相告幸更有以教之詩文小道學者亦當留心但

治爾求工亦關係一生人品于文人二字上更加不去最是
恨事生平尚論古人不能不遺憾于韓蘇二大家謂以彼其
才縱不能追踪孔孟亦當如管仲國僑輩使文以人傳不宜
使人以文傳以二子之人品才學而猶未免此譏豈非竭一
生之精神力量于此而不能自拔以至斯耶况下此者可勝
嘆悼哉每愧昔人之言謂此輩宜束之高閣未審吾鄙之學
與高閣中人物相去幾許言之可為于邑前者山樓之會閣
兄昌言謂士人立身一道德二經濟三文章本末井井當時
莫不聳聽于弟之臆見則祇是一事未嘗有三必欲離之則

後二者皆病今之學者競言經濟適本作寔長機僞無益雄圖即或俾而集事而蹶不旋踵可爲懲戒未可便相稱道也學庸二書純言經濟而世不察謂是言道之文真可啞然一笑若只欲立苟且之功擅風華之譽則惟其所尚必欲建不拔之業垂不朽之文舍道德奚恃哉學者通病大率是一假字其馳鶩不知止者三分是名七分是利進乎此者則七分是名三分是利究之名之與利相去幾何總成十分假人持此僞質獨安所之幸而世方擾亂名寔淆溷假人際此聲光爛然倘遇真人出世則此輩便如白日魍魎不敢現形亦足悲

矣嘗自謂人生世上如金之在鑪成色高低終當自見大抵處今日世界五成六成三四成銀通用得去及其用去輒又自得計以為從令用銀只須如此良可悼也今學者之過自菲薄何以異此相知中萬萬無此等人倘有分毫洗刷宋本作脫已未盡便須急自省察亂極必治吾輩正求志之時弟老矣無能為矣吾兄壯年力學仰望甚深決當一日千里繼先生之學而光前人之業為交游光寵不勝幸甚狂言罵俗不祥孰大幸勿示人以增罪案切囑切囑

寄張蕺夫劉伯繩兩兄書

順治十年癸巳公年五十歲

別來忽復半歲馳想極深兩兄奉先生之教最親且久宜其引伸不倦日進高明企慕之誠非言辭能諭弟則習成頹靡迄無聞知兼今衰耗復何能奮上負吾師下慚吾友夙夜念此悚懼而已祝鳳師已從父命不試其弟豹臣則從母命出試謂之調停弟未敢云盡善也唯鯤濤兄下帷發憤潛心舉業誦其近文可為工妙徒以欲禁兩姪出試弱先告退真是克己之學告退弟所能也揣摩成而告退則非弟所能也兄亦當聞而色喜乎仲木之才華力刻積習而歸之切近雖責

獲之勇何以加諸考夫兄造履彌篤幾于顯微無間尤是師
門曾閔弟敦本不及考夫好學不及仲木拔俗之勇不及鯤
濤而三子者不我遐棄每欲進而教之藉其漸磨或可妄希
寸進然非如兩兄者開我迷謬示以周行何由得比肩門墻
之内乎先生往矣弟得見兩兄猶見先生兩兄不鄙而惠教
之猶之奉先生之教也然則弟之感佩兩兄當何如而其所
私心顧望于兩兄者又當何如兩兄有善不敢不揚之于人
弟有疑于兩兄亦不敢不進以告也聞之友人謂莫兄之子
亦隨俗出試又謂莫兄曾拜一某和尚此二事弟必不信然

既聞之矣又不敢以不信而不一以告也向者曾聞眞兄責

鳳師兄弟不可出試矣以其爲開美之子故也吾不知眞夫

之子何以獨不得如開美之子也此未能無疑一也不知所

謂拜某和尚者彼來而荅拜之耶即不來而往拜之亦隨常

相揖之爲拜耶抑若門弟子拜而受教之拜耶如前二者之

拜吾無責焉耳萬一如後者之拜則爲某和尚之弟子即非

吾師之弟子矣此未能無疑二也苟無其事則是弟妄言置

之已耳若其有之何以自解雖然倘能同鯤濤仲木之改過

不吝則是二者曾何足爲眞兄累乎益以類推之或有在二

者之外而非弟所得聞者又何憚于悉改也自與仲木受書西歸分部校讀愧未有分毫之得古易抄義曾于癸未年秋蒙先生授讀解吟軒中甫十許年遂茫然一無所記憶開卷如讀所未見書弟之不能專心致志于先生之學也如是此書具有心得又成南洲翁秦臺翁兩先生之志不妨先行否年譜出繩兄手筆自易成一書不妨參以己見然關係先生學術處亦自宜過慎至於遺集言理之書或去或留正未易言無論弟之淺學不敢任臆即如繩兄之家學淵源表裏洞徹恐亦遽難裁定子不云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夫仁知之於道豈云無得而不能不偏于所見然則道豈易言乎然則先生之學亦豈易言乎與我見合者留之不合者去之然則豈復為先生之學乎以繩兄之明睿萬萬無此慮而弟猶不敢不鰓鰓過慮者秖見其不知量耳而不能自已開兄塋未有日豈勝愴而兩兄果不忘先友幸偕豫庵兄同過一慫恿之以諸兄之道望又不憚數百里命駕當必有感動處若弟之庸碌則已不啻舌敝矣不勝厚望別繩兄序一篇旹先以藁附歸舟奉正到否茲另書呈上詩全錄春游詩八首附以哭敬輿祭査母諸文以同學中多有奉行先

生之教者故並塵清覽前書大半在仲木處弟止受抄義二
本便率爾寄完容俟後信帶水之隔覓晤甚難有可教者幸
不惜詳示臨風豈勝馳系

答查石丈書 癸巳

讀來教未終吾淚欲隨之而下況石丈之仁孝性成者乎前者同人之集不覺多言石丈不以爲罪而益懃懃欲求其未盡者（原本作而又欲進求其未盡者）何石丈之欲善無厭也自夫禮教不明人心盡汩僕之少年性益粗放居先人之喪全無人理後稍知痛悔恒斷腥食于先忌之月支離補救終亦何裨以此欲徧告同人一洒此恨喪寔之作誠痛結于心之至也頃吾石丈不幸有母之喪區區之心不啻如大旱之望時雨謂自此得振行久廢之禮提撕既死之心於人心風俗大有拯救又

不意石丈以多病之後輕聽婦人之仁於七終之日輒用酒肉友朋讌集閒一預之於禮亦未有大害而鄙人硜硜之性獨以為斷然不可何者世俗望深謂石丈之勇于矯俗若此而能黜佛事禁鼓樂若此不以酒肉陷弔客于非禮若此而石丈兄弟復不能自卒于禮然則向者非真能行古之禮也儉其親已耳慢容而已耳僕雖甚愛石丈安能為之解說乎雖然此猶為世俗起見君子苟反躬無疚雖舉世謗我猶欣然受之獨恐于石丈之心亦必有時刻未安者此未安之心即聖人與我同然之心知其未安而必求其所以安即是禮

不必又從鄙人問所以善後之道也苟真能改過矣僕雖無一言不患石丈之不即于禮也如其未然僕雖言之詳無益也人苦不知過知過而改即復于無過僕悔過于十年之後欲改無從而石丈能悔過于旬日之内真所謂不遠之復也石丈雖過乎于不佞猶不啻倍蓰而什伯之矣石丈何患石丈以今日之所痛恨欲改者設誠以行之益推類而廣之有餘師矣不贅

致查靜生書 癸巳

確積嬾成痼不能振起妄意吾友或有同病每欲於讌集之日一發狂迂而前者酒闌之論微有未合於世俗則置之已耳於吾靜生則未忍默默已也靜生之心君子之心也靜生之學君子之學也而生平立論率歸乎恕弟不盡以為然恕于人可也恕于己不可也恕於世俗可也恕于朋友不可也君子之立言也惟其是而已不忍遂計其人之能不能也其受言也亦惟其是而已不必復計夫言者之能不能也如前弟之所以責石丈者即弟之所萬萬不能者其誰曰不然然

常人之情責己則昏責人則明君子當矜其昏而嘉其明焉可已尚今日以乾初之所不能責石丈而石丈他日又以其所不能責乾初交相進于不能不亦朋友之善道乎今乾初曰孝子之道吾猶有未盡也而不可以責石丈靜生曰孝子之道吾猶有未盡也而不可以責石丈推之石丈之友無不人人云然則亦相率而入于不肖已矣又何朋友之賴乎嗟乎交道至今日不可言矣詩文而已矣酒食而已矣雖前日蒗茂之集猶不離斯二者而即所謂詩文亦掛空名惟靜生稍稍出言徵其闕乏于諸友之中最為認真則靜生於詩文

酒食二者已不純用于恕之學矣而獨恕於道義之相規何也三年之喪宰予欲期之夫子猶謂之不仁況又減而為四十九日乎真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須屬石丈一札拳拳請益悔過之誠可謂一字一淚以此知仁孝之性人所固有向為習俗所蔽耳雖然此豈獨石丈兄弟之責乎而人子（原本作吾輩）之所以孝其親又豈止居喪一事乎恐吾輩今日悠悠於詩文酒食而茫然不知為身計者皆不孝之尤者也亦大可懼矣靜生又云聖人之心極虛豈以弟但知責人不知責己而云然乎敢不敬承明教而確又有所質者謂聖人之

心固虛然虛心於道非虛心于俗也虛心于俗者是鄉原之學也道之所然而吾不敢不然夫是謂之眞虛心苟稚是謂㝵道俗之為見幾何而不流為鄉原之學乎靜生旣以吾或未能盡孝道也而推之於石丈而不欲深責之可謂能虛心矣何不又推吾不欲試之心於子弟而岐視同體乎勇于詩文酒食而怯于道義恕於相規之善而不恕于子弟之干祿則靜生之所為虛心又得毋認賊作子乎生平道義之交不多幾人恃愛輙復盡言亦猶向者所效于石丈之意也想不深罪原本此下有云又嘗欲集一編以袪封妾風水之蔽在別錄未就布先道意餘再俟面盡

答陸麗京書 癸巳

太夫人老伯母之純孝六十致毀仁兄驚憂遽致危疾斯皆上天神靈之所嘿佑雖無虎臣喺叔諸君為之營救兄其不霍然乎病後補養益勝平時於此倍加調攝俾元神完足無窮之算將於此乎基之則大易所謂顛趾出否因禍獲福者也尤不勝厚望伯母六袠稱觴致頌于道所宜惟徵言一事殊為近俗兄前于近思家叔坐中固徵及之弟以稠人廣衆未敢直告然弟向者之辭於闇伯兄之所知也弟之辭闇伯者非絕闇伯也所以敬屠母而愛闇伯不敢以世俗之交交

閣伯以世俗之壽壽屠毋也而閣伯不從弟不以閣伯為孝

弟沐吾兄之愛深于閣伯而弟所私心屬望吾兄之意亦深

于閣伯使弟一旦易初心而趨近命曾不足為伯毋毫髮之

重而徒使大負於閣伯雖吾兄亦當惡其反覆而痛絕之確

自此將不得為麗京友又何詩文之足取乎確自惟生平過

累山積又以狂迂動與物迕獨麗兄畧其玼纇而深交之弟

嘗不解所從來每欲一自淬勵以報知己而年質衰庸不堪

鞭策則又以為尚可竭愚本作愚去之一得以贊助高深亦所以

報也故向嘗以社事薄有陳請過蒙採納喜不自持而弟竊

以為令者徵言之舉正復與社事相類于世俗則以為孝于
吾麗京必有夸然不屑者何則以伯母之賢德麗京兄弟之
文章節義海內操觚家靡無日不抵掌鼓英思以發揚盛美
若未有會耳今日之事正恐郄之而愈至削之而愈多不意
麗京復下徵言之檄反令懷誠欲吐之士濡忍不前何者華
封之祝本是千古美談向使出自允男之意則此三言者已
黷然無色久矣即必不可已尭作大章一夔而足又多乎哉
令吾度方內文人之才未必即有過西泠諸子而西泠諸子
之才亦未必即有過麗京兄弟以麗京兄弟而徵文于多士

是無異溥內府之珍藏而搜閭閻之小玩此吾所謂必麗京之夸然不屑者也縱麗京欲之得毋為賢母之所不樂聞乎謄書四出殊畧靜攝即非守身之孝益推而廣之百凡應酬儘有可省此弟前札所拳拳于吾麗兄者謂麗兄之孝尤有切于此者也賢人君子欲自拔于流俗當斬斬截截宜行即行宜止即止如是猶懼其汩也況可隨流而不返乎為人為己界限自明度吾麗兄非闇而不知正自知之而不免耳此知而不免是時賢通病為害最深麗兄試深思而猛省之必有一朝霍然者此又虎臣除叔營救所未及者也恃愛遂深

言之不罪

與吳仲木書 癸巳

弟近奉多言之戒謂鋪費紙墨悉是罪過非徒口舌起羞也以此欲絶口不談一事絶筆不作一字而戒力淺薄時復犯之慙恨而已前論虚心一紙支離特甚已即悔之故雖屢奉後教未敢一一詳酬知吾兄必能諒此惓結也仲謀之勤仲木之虚並是前賢得力處未有相非而可相益大抵心之虚者必不可不勤而勤者之心益不可不虚虚而不勤終鮮實得勤而不虚必闇精理故山陰先生獨主慎獨之學似兼勤與虚心二義𦍒爲無弊耳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朱子

解之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則可謂善言勤矣苟為末然則勤之流弊正與虛心等凡是日用當行即胼胝耕稼儘足風流一為習俗所移即丙夜親書益形穢鄙狂義利之間而已矣故士有所以為士農有所以為農商有所以為商而士之所以為士者又非止讀書作家而已也忠節先生（原本有之敬二字）曰脩百行而為士何容恕己責人（尊宗）（此二語見忠節先生年譜其出辭云参三才之謂人當愧頂天立地）然則士豈易言乎然則士可不勤乎而百行之中又有緩急先後故又曰君子務本故其心益虛則其行益勤其行益勤則其事益簡其事益簡則

其德益懋意者此足為仲謀兄告否乎然狂弟已犯多言之戒矣惟兩兄不以愚昧棄之更賜駁正不勝幸甚弟看古今道理多被先聖賢說盡吾輩復從何處開口弟所以深戒多言者非惟不敢言直無可言耳獨論及塋事又不覺嘵嘵有口以為近世之說無迫于此項以二書奉正曾為第一批駁否欲併前族塋圖說合刻之以呼世之昏昏醉夢者而力未能也弟嘗謂先王之仁政自封建井田之類撥之時勢終未易復惟族塋之法決宜循行而令天下葬師如纖殘民以逞賢愚昏溺罕能出頭某誠私心痛之令人棄粒求于穢土便

共以為不仁若廼良田連畝歲出米麥豆數十斛耕夫一家
之命咸仰于此一旦奪為墳塋永廢農業較棄粒米之罪已
相去幾萬萬億莫可推算自非大不得已何忍議此而民之
狂惑以為舊塋決不可祔葬師決不可廢王之地有限而秦
之割無已遵斯道也必復反上世之不葬矣真可為痛哭流
涕長太息者也故拳拳之心欲懸此書以俟明王之作而智
力短淺終未有當深有望吾同志之士共相審究定為不刊
以少救貪愚之萬一弟竊以為今學者求仁之功無大於此
者因併布之吾兄幸一留神考兄不果踐衰仲之約豈惟君

家兄弟之憂弟亦有私憾焉豈天不欲成就吾輩之學歟何緣之薄也山陰之使稍緩無害雖遲之新春亦無不可龍山祠地大約脩理為艱以兄未至弟亦未嘗一過而問近胸中覺更有見正須面議之開兄集竟亦未能即就梓前得子霖一函並是開兄侍先生時所手記者似皆宜登集兼足以補師集之未備弟以為還須携至山陰與伯繩兄一商刻事誠未易草草以此益服伯兄久持先生之集非無見也前札本屬（此下有云寄封要者至今未到所謂擬康節先生語亦未能臆斷凡二十一字）憂勤惕勵四字真是吾輩金針以兄病體還宜優遊節養不當過勞大抵吾兄

之病猶患踈急躁急之故亦只坐不切實耳嘗誦考兄之教

有曰不着緊則不進太着緊則有進鋭退速之患不優游則

不安太優游則有因循怠荒之弊亮哉斯言弟病在不着緊

兄病在不優游吾兩人其交勉之可也頃奉近思家叔一緘

深相規切砭入膏肓得此于同人中何翅跫然足音弟多言

之戒亦自此始而痼疾復發又爾覼縷此紙以仁兄之愛弟

必不下近思望更有以藥之也嘉禮伊邇慎言自保晤期想

須俟之來春矣臨楮不勝懸切

與老友董東隱書 癸巳

一二十年來舊遊零落至稱真相知如兄翁者尤指不能再屈每恨山川阻脩相見不數及乎相見言論往復之間又不能違心以阿兄指區區之愚以為朋友之道貴於相成毋責于相棄故耳頃從邑城歸獲讀吾兄手教有名教外人語為慨然久之名教外兄乎兄外名教乎何其言之戾也既又自謂烱烱不落第二義則益過矣聖途弘遠固非弟等末學所能幾及至于佛氏之學吾鄙耄稱然而登峯造極猶需苦行吾兄雖篤志信脩終是係籍佛子于彼教尚遠遠以第一自

居豈其然乎聖王之教如布帛菽粟雖平淡無奇自有至味佛氏之道如龍肝鳳髓縱極天下之珍味要終不得上口其為第一第二亦無從辨吾兄天性孝友孳孳為善固是吾道干城而信夸人之誕書習里媍之蠱說根深蒂固固知非筆舌所能争要之是非邪正有識自見弟嘗謂今世佛教之害百于楊墨塟說之害復百于佛氏弟方併力以攻塟師未暇闢佛因感兄教故偶及之非敢護己而求勝也猶望仁兄回龍肝之妄想尋菽粟之恒味還歸故山弄孫教子桑榆之收尚為未晚彼俗士營營尚尚名雖為儒實畔儒教固宜為兄

所獻棄獨不有真儒自得之學狂乎弟觀今之善知識悉梁
時士習氣題箋寫扇狼藉人間高座伎倆不過如此弟深鄙
之賤之至于貪嗔穢鄙更甚俗輩者往往而有又不足言矣
兄與此輩周旋日久當自覺察求其服膺之故竊所未明至
於嗜慾淡薄吾道固然兄若教以絕慾則鰥夫有不能不絕
之勢教以斷酒除腥則弟亦非貪口而不能持不敢以無故
而守凶喪之戒兄獨非人子者而忍以勸弟乎無故斷殺其
罪正與無故殺生等更願吾兄廣此胷臆稍開夙戒以潤枯
腸尤是衰年之助其自夢徵先生而上數世之靈寔式憑之

倘食肉果有罪業某矣以餘生代知己受之天日皎然決不
食言也暫言尚未敢輕刻惟有族𡉏圖說數篇欲急刻以救
世尚須正之吾兄歲冗未暇録上蓋士人之信風水與婆子
之信佛其受害淺深雖有不同要並為貪心所中佛之無生
乃是有生兄細勘自知語云利令智昏豈其然乎恃愛輒盡
此紙想不深罪

與張元岵書 癸巳

敝佃事已得小懲附慰拳注自反終屬褊衷深乖古人不校之義舍此更言學問徒欺人耳慙恨復何可言前辱面誨諄諄進以妥貼二字伏而思之最難體認苟詣其極即是可與權不踰矩境界某賤儒也何足以知之顧其中有大分別有妥貼于俗者有妥貼于道者蓋妥貼于俗者未必妥貼于道而妥貼于道者亦未必妥貼于俗二者相非莫能衡斷然而由前之言則為鄉愿由後之言則為聖賢何翅毫釐而千里乎要之真妥貼于道者自無不妥貼于俗由俗人觀之覺得

未妥貼耳妄見及此敢以正之有道惟不吝開示

寄劉伯繩世兄書 甲午

四月廿日外西泠沈甸華兄過舍謂欲於端午後數日謁先生於古小學以亂後未得一弔奠故也弟故亟附一函而甸華竟不成行甸華名昀亦先生門下士此行想尚須至秋間而貴邑周子和兄館於確近地春初辱帶來成夫兄一書見教弟亦報以一書俱未得達今子和兄以暑假而歸遂并寄之此夏早熱念吾兄較輯勤勞道體倍復清勝耶兄向素食自今決宜稍進滋味弟必不敢以非禮强兄者弟嘗謂絕慾非難寡慾難素食非難節食難兄自驗當知之弟比年老能

絕慾矣非敢偷爲易也蓋天所制矣顧吾兄勉其難者此吾道之大所以遠過老佛也弟鄉居不能不學稼而久旱不雨農事艮苦小暑日略雨身心少泰遂得復寄此書仲木尚留武塘未歸歸亦不越兩三日度初歸又多事擾恐未能即發使書耳易抄語録會語俱送考夫兄處未返確于先生語録亦畧有參訂欲私質之吾兄非面晤不能甲申六月闇曾拜先生一手書論開美出獄事似亦當補入集中統俟嗣寄開美塋地已定於管山距所居猶不出五里外然大非開美意矣弟屢爭不能得不誠未有能動者不其然乎以此益欲刻

族塋諸論說行世竟踰年未果亦坐不誠之病開兄交遊雖
廣然最心許天錫及不肖弟兩人令天錫已負開美弟之負
開美與不負開美尚未可知然即此塋事與其仲子之試事
弟皆不能力爭便已大負開美何論其它言念及此真慙悚
無地幸杭禾兩試皆不獲雋當是天佑賢者之後萬望仁兄
特札救正之猶可及也考夫仲木皆善病考兄有舘仲木家
累重俱未易出門獨確無它事而母老近九十最念不肖弟
亦不能獨出門山陰之棹遂久不發然終不忘于心也別叙
皆肝鬲之言非敢為謏至所要于吾兄者皆是兄分內事又

安所推讓乎已另録一紙封前所寄仲木處書中于前稿畧
增潤一二段然亦無大異也要之夏秋間决並達左右矣成
夫兄書已另寄成夫壯士而貧甚此天所以抑其氣而造之
也望仁兄時加砥礪為師門護養此狂簡之材幸甚餘再俟
續書不盡

復蕭山徐徵之書 甲午

恭惟伯母之賢節加以耆耇令辰雖吾兄兄弟之慶亦即弟之慶也屬在同人無不獻詩為壽況弟沐兩兄之愛尤深何敢自外但弟之鄙見以為母壽徵言絕是晩近習氣非吾輩所宜故昔歲壬辰鴛水屠闍伯之母壽六十徵言於同志弟曰不可闍伯不從明年癸巳西泠陸麗京之母六十又徵言于同志弟即以告闍伯者告麗京麗京不從而弟亦終不敢獻詩於二母闍伯麗京亦絕不以是罪弟何者以弟言雖戾乎俗而未必無當于道也今其重敢撤屠陸而勉遵吾兄之

教乎知仁人君子必有以諒之矣仲木亦同鄙見並(元本作偕)請方命之罪竦息竦息學不反之切實雖人子之於親有漸流于浮偽而不自知者此種過失非小顧仁兄於此痛下一砭而進務其遠者大者不勝禱切仁兄道體素羸兼以久病之餘幸萬分保愛不宜全恃藥餌是即守身之孝道豈有外此者乎弟學不加進而日益衰眊幾同廢人嘆恨而已老母食飲幸復如常但前月忽喪一孫屬家中兄之長子孝養甚恭年未四十而奄逝此老人所痛神氣遂爾少損且八十八歲人雖健庸可恃乎辱遠念謝謝閒美兄定於(元本作遺骨以仲冬)仲冬

十六日筌管山以吾兄兄弟所欲知敢附以聞一書寄來成夫兄乞即致之寒風甚厲諸惟為道自愛令兄令弟通祈致歉負之意不盡

復來成夫書 甲午

辱教殷殷進諸名士而重黜腐儒意良深矣然黜腐儒可也進名士不可也腐儒形腐名士神腐神腐之腐更甚形腐足下殆未之察耶蓋兵不可談談兵者即不知兵詩不可矜矜詩者即不知詩禪不可逃逃禪者即不知禪要之皆具腐儒之一體後生罔識轉相慕效于是腐師日多腐徒日繁而吾先師之門庭始闃其無人矣嗚呼可痛也格庵徵之木弟諸子皆有卓然之行吾所深敬者彼非徒名士而已也使其不談兵不矜詩不逃禪則三君子必更有進于是者惜乎其多

此也至欲寬闢便徑而益進時文名士則吾成夫之意愈若
而途愈危矣君子成人之美雖傭販屠酤下流乞丐皆可引
而進之於道況能文之士乎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人無不由
而有不由者正以其多便徑之故故距之則吾不敢且道人
自有之而自蹈之又豈吾之所能距乎若多闢便徑以收之
則非其收之正距之耳便徑愈多則大道愈塞矣不可之甚
者也大抵聖人之書無一語入腐俗士則無一語非腐無一
事非腐棄聖人之言以為非吾性之所甚便也而津津焉惟
流俗人之趨雖趨有不同要之不離乎腐而已形腐且不可

居況神腐乎三名士猶未免於腐況時文名士乎吾成夫固
絶遠乎腐者故敢進其腐說如此惟留意

與蔡養吾書 甲午

弟離羣索居為日已久歲月逾邁而德不加進慙恨無已昨承兄教以待暇裹餱入山為靜坐計此是弟之夙心敢不聞命顧弟為之兆者已不翅一而再而三矣同志寥寥與弟晰夕山中者惟來老一人已耳易不云乎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弟固不敢不以童蒙自居意者再三之瀆而諸君子之必不我告乎何應求之寂寂也弟每自恨五六年來獨處無偶反不若向日為章句師時猶朝夕有師弟朋友之樂而今已矣學道者必不如學舉業之專此自昔已然子曰德不孤必

有鄰弟之不德而失其隣又何尤焉緬維翠薄之約已及一年如朞月已可則考德問業正此其時然弟不能自問安能問人以此每望望山齋（冠本作此弟所以望望翠薄山齋）欲前且止非弟獨敢忘翠薄之約冝諸君子之有以諒我也夫道非求於吾輩吾輩者求之果其自反而道足於已矣無向求矣則吾不敢請如其不然吾未見其可以優游安坐而不惑也疑若一歲之中除處館之友自有常業外其餘或久則數月少則兼旬往來山中禪續不絕相與砥礪切磨共究千秋之業此必吾先師先友所禱祠地下者如是庶不失當日相約本旨若但

擇花晨月夕乗興往游飲酒賦詩自誇勝槪而已此則吾先師先友之罪人而豈不肖弟之所敢出哉久不獲入山恐吾兄見恠以為失其常度故略叙情事如此吾兄得無笑其迂妄乎北山移文今必出自朱老亦且聽之矣諸相知中望即此道意也不罪

復吳仲木書 甲午

違教半載積想良深朱蘊兄過得拜兄初十日書知道體逾勝兼聞新婚之賢忻慰可知半年勞攘正是磨練學人處于此得事事無愧方為顯微無間之學不則平日所講究者盡屬虛知見耳先生云行立坐臥都坐作觀食息起居都作靜會而兄更欲於勞攘之外求靜坐乎弟在家無事坐成悠忽真是學無本領動靜俱不得力念之惘然弟自辨大學來僅拜向華兄一書亦未有所開發餘子碌碌無所短長視此道晦明絕續若無預我事者直麻木不知痛癢人亦足悲矣為

己爲人本非兩事諸君只是無切實爲己之心耳苟能切實
爲己於此事那肎輕輕放過耶須日聞瞥瞥一書徧告同志
以相警發不審其亦各有動於中否也吾兄體道逾密想已
從勞擾中洞晰斯理必有以詔我矣學者只爲重重習氣所
蔽去得一重又深一本作染却一重不得出頭時時提醒此良心
常作得主張便是一日千里之學願仁兄先我着鞭也近日
老母初到舍草草晨昏未遑造晤臨風馳想無任依依